

學海堂

觀察 念孫



鉅鉅 玲瓏 嘖嘖 聲也

楚耕

明末

國學大師王念孫引之評傳

八七史前齋書齋

蔡文錦 董廣智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國學大師王念孫引之評傳

田遠

國學大師王念孫

王引之評傳

玉林署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评传/蔡文锦、董广智著.—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8

(艺海扬辉·张脉峰主编)

ISBN978-7-5034-2206-5

I. 国... II. ①蔡... ②董... III. 评论—专著—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245 号

责任编辑: 杨玉文 装帧设计: 周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印刷装订: 北京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2 字 数: 65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插 页: 6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高郵王氏紀念館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雕像

(八) 公孫若輩即成章之章中注曰未重概之概其上下各兩字相
之概古者所制其南方謂之概其古字作章其若之章字門
後初觀其對州則章非成章也其章字則據郭守
月何得成其章字上不宜兩視之對形也其四章字
概之形字門前之形字不與未門前之形字必以其字為字而後
而及此則其下之字

(九) 念他累實任小初是歌音二初相中入也概傳字讀其作保似或作
保即其音任小初之次即口祀如胡一特也其音任為章之例也若
概字音則此章中初五而引為概字相通之門

(一〇) 若孫某概字之概其以火石任其音不音底概在支部即若
既部說為廣雅疏注五材概也下

(一一) 字何若樣從石聲以下化字子取字之義主涉 殆誤字也

(一二) 余乃果居在清都於在莫部既凡不音白音於表

(一三) 公孫某字古在二部不在防部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又二也火性誠可以執持此後人不和音而誤也既入音門四有聲
候字在二部若烟早不在二部也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知此其音心若在左二候持時保外為約聲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為約持之尾音心同不使音外亦尤候為約鴻烈精神而心若在左
之尾音為約持時保外為約聲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候謀外為約持時保外為約聲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也火在左月其音似之也則在左二部明文字火音秋居守音有則有
不候字之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若字作煙也其音甚性火又聲今亦說在火性
原屬之內必候：即為候其烟之晦字行末：字在二部也

本书为江苏省扬州科技学院课题项目

序

2006年秋，有朋友自扬州参加学术会议回京，带来蔡文锦校友惠赠的著作《陶渊明诗文斟补新解》。这使我忆起一段四十年前的往事，四十年前，也就是人们都不能忘记的时间1966年。我于1961年参加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1963年教材编写工作结束，1964年下乡一年。1966年担任毕业班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此前虽然教过中国古代文学课，但这一次是我参加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教材后，第一次运用这部教材在学校进行系统的教学，并承担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任务。当时我是非常积极认真，学生们也非常努力。我记得当时的课堂讨论异常激烈，延长时间都不能结束。可是谁知道“文革”的风雨会来呢？谁又会知道它会以什么方式进行？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讨论关汉卿的《窦娥冤》，却突然要我带学生们到第一机床厂劳动；我们正在按着厂方的安排进行劳动，却突然有人说这次安排是北京市委搞的“大阴谋”，目的是转移运动的方向，要求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由于我是带学生们劳动的教师，我就成了这次“阴谋”的参与者，又因为我参加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也被列为“黑线人物”，自然的从与同学关系密切的教师转换为受批判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我这一学期和同学们相处的时间留下了许多不同的记忆。在时代的风雨中，经历了许多磨砺，也看到了人的多面。此后，我与这个班级的同学多人保持着联系，有的同学虽然没有联系，但一旦会面，仍有着特殊的情缘。蔡文锦校友是属于后者，我们是四十年来全无联系的。我知道他是一个专注于治学的人，在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师从篆刻名家蔡巨川、孙龙父先生学习治印与诗词。来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蔡巨川先生的夫人陈友枝先生又专门写信，将他推荐给余冠英先生。他学习写旧体诗词，1962年10月，余先生在他的稿本上题诗勉励：

一、

子美诗称史，江河此上游。
旧瓶新酒注，生活是源头。

二、

作诗贵活句，圆转弹丸如。
人民唇吻上，自有活诗书。

余先生还借清代著名的《诗经》学家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给他读，还和他谈《诗经》和陶诗、李杜诗，谈治学方法。受余先生的影响，萌生治《诗》、治《陶》、治《杜》的想法。毕业后，他四十年中在中学任教有十多年，无论在中学或是大学他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还是完成了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收到他的这部书，我真的非常兴奋。虽然四十年未见面，一个专心治学、心无旁骛的蔡文锦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还没有来得及写信与他叙谈，他又告知一部关于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和扬州学派学谱的著作也已完成初稿，并邀我写序，这确实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平日不敢为人作序；王念孙、王引

之是语言学大家，我没有研究，更是无法写的。但他勤奋笃厚的形象又使我无法拒绝。我只能就我所知他写作的缘由，写來作为引言。北京师范大学有很深的国学传统，老校长陈垣先生与刘盼遂先生、启功先生、陆宗达先生、萧璋先生、俞敏先生、许嘉璐先生、邹晓丽先生等都推重“高邮王氏之学”，他在校时就深受影响。启功先生从1982年到2002年，四次到扬州，2001年5月，启功先生到王氏父子故居瞻仰，2002年4月在扬州讲学。启功先生认为：扬州是“清朝文化、经济的一个枢纽”，“清朝乾隆以后最重要的文化全在扬州，像王念孙、汪中、焦循、江藩等人就云集于此”。“清朝学术”以扬州最盛，“到了写一本《扬州对清朝文化的影响》的时候了”。（参见《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这些话，自然成为他写作的助力。再者，近二十余年来，扬州学人关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又非常热火，以扬州大学为首组织了多次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并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成员交流，联合组织了“海峡两岸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扬州学者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近二十部专著，研究涉及扬州学派总论和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蔡文锦校友是江苏省泰兴市人，又在扬州科技学院工作，他自然会关注并投入扬州学派的研究。我期盼并祝贺他取得的成绩。

李修生

2008年5月2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懋堂

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方法（代序）

萧璋

业师、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萧璋教授发表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十七期上的《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方法—纪念王念孙诞生二百周年》，特作为本书代序。萧师1992年7月中旬曾就我研究国学大师、扬州学派前期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与扬州学派殿军李审言多有赐教。

王念孙，以聪颖特达之资，生稽古右文之世，少遇名师，长多益友，恬澹为怀，殚心著述，年登大耄，精力不衰。生平于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声音、训诂及校勘，故读古书皆能通其义，正其讹。其识解之莹澈，考证之正确，古今学者罕能及之。长子引之，克继其业，造诣之精，足与相抗。故阮元称“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也。”（《擘经室续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王氏父子著述甚富，旧日已刊行者，如《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诸书，久为士林所重。其稿本、批本之未得行者，近四十年来，沈宗畸、罗振玉、吴瓯等多为之陆续刊布。（此诸书中虽然未成之稿，然其精审有足与以上四书相证发者。尤以《释大》一稿代表王氏训诂学之最高造诣，《古韵谱》、《合韵谱》可明示王氏分析音韵之独见，是不但为治王氏学之要籍，亦为治声音、训诂之所不可缺者。）王氏诸书，既多流传，非但治训诂、校讎者奉为宗匠，研读古籍者受其资益，即治古代历史及典制、名物、历算、地理者亦多采用其说，其学不可谓不煊赫矣。然世人称道王氏父子，每喜为笼统之词，或曰“王氏之学博大精深”，或曰“王氏能以声音通训诂，读古书能以本义而不为曲说所惑”，至于王氏治学之甘苦，用心之深微，殊少有加以明切之阐发者。是读王氏之书者虽多，而能心知其意者尚寡。王氏学术之成绩为世人所接受，而王氏治学之精神与方法尚未尽为世人所了解也。吾夙喜读王氏书，尝以为王氏之学所以能到人所不能到之境界者，与其谓由于王氏渊博，无宁谓由于王氏治学之精神与方法，惟其精神正而方法密，故所学所记，皆能化为神奇。久思撰文，以发斯旨。王念孙生于清乾隆九年，当西历1744年，今年适值其诞生二百年纪念之期，不揆樛昧，草为此篇，于其治学之精神与方法，粗加论述，冀能稍窥王氏父子之用心，以表平日想往之意云尔。

一、治学精神

王氏治学之精神，在乎求是。王引之《经义述闻·序》已明著之曰：“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惟清乾、嘉朴学家无不以“求是”为宗，而王氏所以卓出他家者，果何在耶？兹分数端论之。

子·识解开明

（甲）不拘守古传注

王念孙曰：“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说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郑]康成者矣。”此说可证王氏治学，务求真理，不著成见，故释古书，遇有旧说之疏谬者，虽西汉大儒，如毛亨之传《诗》，司马迁之释《尚书》等，亦能不顾其权威，而加以订正，以期得原书本意也。此种开明之精神，在乾、嘉朴学

家中至为不易。盖当时学风，多拘旧注，重师法，而鲜有出入。甚焉者，如张惠言治《易》，专守虞氏；陈奂注《诗》，一本《毛传》，于原注之是非精疏，皆不推究，惟知回护，故所得有反去原书本意愈远而不自觉者，则王氏所诋为蹈株守之陋者也。（王念孙《述学序》曰：“自元、明以来，说经者多病凿空，而矫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

（乙）不为传统意见所束缚

王氏解释古书，既不拘守古传注，而治经学尤能就校勘、训诂、文法直求本义，皆平易近人，不附会牵合，转见纠纷。如解《周易》卦象，主以见于《说卦传》者为据，不主郑玄之用爻辰，《述闻·爻辰》《释讼》“九四谓复即命。”谓命即命令。以《程传》命谓命理为误。《述闻·易·即命》又谓公羊之学，惟据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譎张，而董仲舒、何休皆喜推演灾异，殊失经意。《述闻·公羊传·公羊灾异》皆其例也。此种精神，较之不拘守古传注，更难能可贵。盖传统学术积力最大，学者于此，多安其所习，不愿深思。识见稍高者虽偶有所疑，亦以权威所压，未敢公然反驳，以犯大不韪。求如王氏之无所顾忌，但知求真者，实罕见也。

（丙）知类通达，精于断制

王氏既识解开明，故治学颇能知类通达，精于断制。如校勘古书，其引证不限原书异本及古类书传注所载之零章断句，即他书与本书某篇某句之意义相同相近而渊源有自者，亦皆广为引用，以证其讹，注释古书，则本训诂会通之理，比物醜类之法，一一得其确诂，不为旧注所惑。盖二者相互为用，故能百变不离其宗，所得亦无不精确而通达也。

（丑）搜讨渊博

王氏之学，方面甚广，小学之外，凡天文、地理、典制、名物，靡不习究。如《尔雅》《太岁考》屡驳钱大昕之说，《读书杂志·汉书地理志》间纠全祖望、赵一清之误，皆精到确切，足抗专家。至于本诸学以助校释而订旧误者，全书之中，不一而足。更有进者，王氏博学，又善分析，凡古书之中，大而学术思想之渊源，小而字句与旧注致误之因由，皆探本穷源，剖别至尽。惟其如此，故食古而化，运用灵巧，创立一说，校释一字，能博极群书，反复论证，使人心服，且识解足驾御例证，无乾嘉朴学家堆砌炫博之弊。故其不拘古人成说，实由于学识之精到，而非妄生臆见，故求新奇也。

（寅）态度严谨

王氏治学，态度严谨。遇经义不同者，不强为之说；义之不可通者，不强加解释，阙疑存旧。不事附会，此其一也。前人或同辈之说，皆能择善而从。自己创说，他人已言者，亦不掠美。（如戴震立古韵祭部，段玉裁分之、脂、支三部，王氏皆与之暗合，而书中引此，仍标戴、段。）此其二也。例证不足者，不穿凿立说。早年学说之粗疏者，晚年必立改精当。（《经义述闻》十五卷本，在嘉庆二年以前，时间更早。）《皇清经解》三十卷本，及单行之三十二卷本，均刻于道光，而为王氏后来之增订本，凡前说之引论不足，义理未安之各条，皆删去，余亦加改精详。（《广雅疏证补正》亦然）此其三也。校释古书，能本遵循旧文，不烦改字之指，以防见异思迁、妄下雌黄之弊。此其四也。四者，皆古今学者易犯之通病，虽乾、嘉朴学之士亦多不免。（如陈奂《毛诗传疏》与《毛传》之不可通者，多强为之说，非阙疑也。郝懿行《尔雅义疏》用邵晋涵《尔雅正义》之说者，十之五六皆不载其名，而驳邵说者，独载其名，非扬善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往往例证不确，牵强之说，非谨严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动辄改字以就已说，非遵循旧文，不务穿凿也。）

而王氏独能一本忠谨，尽汰斯弊，此亦不可及之一也。

总上三事，可约为二。识解开明，王氏之大胆也。搜讨渊博，态度忠谨，王氏之小心也。一属高明，一属沈潜，皆治学之要也。盖高明则有创见，沈潜乃能谨密。有创见而不谨密，则失之空疏，难以征信。徒谨密而无创见，又落于平庸，不见光采。二者兼具，方臻至美。宋人善思想，务空灵，然学不能称其识，故每有高见，如昙花一现，瞬息即逝，不加证而实之。清人重实学，尚考证，惜乎识又不能敌其学。故学虽谨密，有如画龙未点睛，终缺灵光。历览古今学者，高明者多不沈潜，沈潜者多不高明，二者性极相反，最难融合，而王氏独能兼之，高明有似程、朱，沈潜又过惠、戴。（阮元《经义述闻序》曰：“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故其治学精神可言会通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斯其难能可贵者。明乎此，则乾嘉朴学家无不以“求是”为宗，而王氏独能卓出者，盖非偶然也。

二、治学方法

王氏治学之方法，以比较为原则，而略参辨证，故特精确严密。平生著述多偏于注释古书与校勘古书，所立之法，亦多寓于二者之中。今分述于下：

子·注释

王氏注释古书，分订旧注、补旧注，二者皆因王氏声音训诂之精深，古书义例之娴熟，与方法之细密、运用之灵活也。关于古书义例，王氏未发挥理论，其如何用以校释古书，已分见各节例证之中，无用单述。至于声音、训诂，则有其基本理论及方法，且与注释古书关系尤切，特略叙述其大概。

王念孙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经义述闻》序）。据此可知王氏认为训诂与声音至密，欲通训诂必先明古音，而所谓通训诂，亦大半在于以古音求假借，能以古音求假借则于训诂无难事矣。假借之例，分“本无其字”与“本有其字”二类，本无其字又分引伸与非引伸，王氏所求，亦不外此。兹分论于后。

（甲）本有其字之假借（通假）

通假之例，汉人已明其大体。然细检所释，虽上自毛公之传志，太史公[司马迁]之述《尚书》，下至郑玄之笺《诗》、注《礼》，高诱之注《淮南》，亦不免有望文生训、千虑一失之处，故王氏有曰：“盖古字之假借，在汉人已有不能尽通义其者矣。”（引之说《述闻·诗·王事靡盬》）魏、晋以下，注疏之家，益少通悟，混形讹为通借，解通借为形讹，往往有之。甚或某家于同一字也，甲处得其解，乙处失其说，拘牵无识，游移两可，而古书真义尤晦。是以王氏又慨言：“假借之例，后人昧之久矣。”（《述闻·尔雅》“嚙……危也。”《述闻》，624，为省篇幅与查考方便，以下均以江苏古籍版标以页码。）清代号称小学鼎盛之世，然校注家如惠栋、卢文弨、钱大昕、孙星衍、毕沅之流，于训诂之学，不甚洞彻，尤以古韵分部素未精习，以解通借，则所谓“画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义”之弊，（《述闻》，571）仍不能免，他如孔广森谙于古韵，而未熟于训诂，邵晋涵、郝懿行熟于训诂而未谙于古韵。（郝疏《尔雅》，虽亦标以声音通训诂，然实不明古韵也。例证在《尔雅义疏》中甚多。）故言通借，亦时有所失。至于戴震于声音训诂有发揭提倡之功，训释古书，亦多所得，然于旧注之缺谬者，终觉多依循，少补正，故其著述虽少缘辞生训，而于通借一事究难观会通，使古书之大义大明，以较王氏，不免逊色。故乾、嘉之世，真能以声音通训诂，读古书不以本义废借义，不仅借义乱本义而两得者，则高邮王氏、金坛段氏而外，恐无他人矣。

虽然，段、王相较，王尤优焉。此点关于段、王二氏之古音训诂、校勘诸学问题甚繁，应以专文明之，兹篇不述。）

王氏求通借之基本原则有三：一为娴习文例；二为精通古音；（即引之所谓“考之文义，参之古音”。《述闻·通说〈经文假借〉》。王氏古音学，见念孙所撰之《古韵谱》、《合韵谱》及《述闻·通说》所载《与李方伯书》兹不述）；三为遍识古意。（即念孙所谓“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述闻》引之序）合此三者，再以比较方法，深意揣测，广征例证，以求本字本义。盖如此，则所得之字，自可如念孙所谓“体例、训诂、音韵三者皆合，理无可疑也。”（《述闻》，88）故王氏之求通借，较之他人不谙假借义例，盲目以求，而所得之字音义全乖者，其高下固不能相提并论，即惟求声同声近而不顾文义及引证者，亦有霄壤之别也。（见本节方法第五项）至于探求通借之方法，则除通常之有明文者，如异本异文，读曰读为，反切，或反切兼训诂，同训而声近、声训、直音等法外，于古无文明者，尚能融会文例、音韵、训诂，增立新法，以济甚穷。兹分列于下。

（1）以上下义句比较得其义，以声音相同或相近之他字定通借，如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此三者路世之真（原文作政），单（一作政）事之教也。”（元刻本如是）别本“单”作“道”。孙云：“言市名于道路，本道，作‘单’非。”引之曰：“作‘单’者是也，‘单’读为瘡。《尔雅》：‘瘡，病也。’字或作瘡。《大雅·板篇》：‘下民卒瘡。’毛传曰：瘡，病也。路与单，义相近，《方言》：路，败也。《逸周书·皇门篇》：‘白露厥家’，《管子·四时篇》：‘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路、露，古字通。（路，败也。尹知章注：‘路谓失其常居。’言此三者，以之为政，则世必败；以之为教，则事必病也。孙以“路”为“道路”，失之。（《杂志》，555）

（2）以二字平列，不可分解之理定其义，以声义相同或相近之他字定通借，如

《诗·民劳篇》“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毛传》曰“诡随，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以谨无良，慎小以惩大也。”《正义》曰：“无良之恶，大于诡随，诡随者尚无所纵，则无良者谨慎矣。”家大人（王念孙）曰：“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诡随即无良之人，亦无大恶小恶之分，诡随，谓谄诈漫欺之人也。诡，读若戈。随，读若言隋。言隋音土禾反，字或作詖。又作詖。随，其假借字也。”（《述闻》，164）

（3）比对本书各篇同句定通借。如

《庄子·知北游篇》“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念孙案：“‘守’，即‘道’字也。《达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证矣。‘道’字，古读若‘守’（文锦案：道（古音定母幽部），故与‘守’通。”（《杂志余编》，1018）

（4）比对本书或他书常见之辞句定通借。如

《汉书·王莽传》：“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备”字，师古无注。念孙案：“‘备’，读为‘伏’。《汉书》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备三字，古皆读如匍匐之匍。（说见《六书音韵表》）故字亦相通。《赵策》：“今骑射之服。”《史记·赵世家》‘服’作‘备’，是其例也。”（《杂志》，399）按以他书辞句比对者，见《杂志》十二，《荀子》八“诈态”。

（5）比对他书同义的文句定通借，如

《墨子·耕柱篇》“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毕云：“《说文》掀，举出也。与欣同。”引之按：“举出之事与筑墙无涉，欣当读为晞，《说

文》：‘晞，望也。’《吕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也，能欣者欣，欣与晞同，即彼所云：操表掇以善晞望也。晞字，从希得声，古音在脂部。欣字从斤得声，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与脂部相通。故从斤之字亦与从希之字相通。《说文》曰：听，从日斤声，读若希。《左传》曹公子欣时，《汉书·古今人表》作郟时，是其证也。”

(6) 以古人不避复句之例定声转（即声转假借），如

“《广雅》曰：‘皆，嘉也。’皆与偕，古字通。《小雅·鱼丽》曰：“维其嘉矣。”又曰：“维其偕矣”。《宾之初筵》曰：“饮酒孔嘉”。又曰：“饮酒孔偕”。偕亦嘉也，语之转耳”。（《述闻》，142）

(7) 双声连语不可分解之理定声转（即声转通借），如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恐君之惶也”，孙引《说文》“惶，恐也”。念孙案：“此惶字与惑同义，言恐君为子之所惑也。惶、惑，语之转也。字亦作遑。《后汉书·光武纪》曰：“遑惑不知所之”。《蜀志·吕凯传》曰：“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是惶与惑同义。《淮南·道应篇》作“恐公之欺也”。欺与惑义亦相近。（《杂志》，555）七种之外，王氏尚有一种训诂理论，即“凡同义之字，皆可互训。”（《述闻·通说·易》本此理论，亦可通假借，例证见于《经传释词》者至多，不烦条举。以上七种，虽不能尽王氏全部求通借之法，而大体已具。故所举例证，皆偏于单纯者，意在表示持一法以求通借，已合理论，无须他助也。此意在王氏各条中，虽已暗示，然书中所论，仍以为是诸法并用，方达谨严，必不得已，使用单法，是分合之际，读者尚须细窥其用心也。

（乙）“本无其字”之假借

王氏通假借，既能于本有字者求本字、而于本无其字之二类，尤能“皆可依比例而知，触类长之”（《经传释词》王引之序）之法，广加阐发而彰古训。故释古书，往往能比较文例，发明书传素未载列之义训。如古者谓缝为削。后世小学书皆未著录，而王氏本《荀子·臣道》、《韩子·难篇》、《吕览·行论》、《燕策》诸文比附以定之，而驳旧之徒为除去与剪削者（《杂志》，692）又如来可训为往，传注字书亦不载。王氏则本相反为训之理与古书同句异文定。《诗·大雅·文王有声》、《晏子·内谏》、《韩策》、《吕览》上德淫辞，《淮南·道应》、《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太史公自序》诸“来”字皆训为“往”，而驳旧往训“来”为“勤”与“来古”即“古来”之误者。（王氏父子均主此说，见《杂志》170、525及《述闻》，161）至于义之引申，亦能曲转旁通，融会贯彻，如以“知”古训为“接”，因悟出“与人相交接亦谓之知”，“相匹配亦谓之知”（《述闻》365）亦由此附文义略参旧注而得者也。

以上所举，虽寥寥数事，已足证王氏之式古训，深能得无中生有、绝处逢生之妙。故其解释古书，无所不达，即汉代经师犹有不及，何论其他？王氏以如此灵巧之法治古训，凡堙没之古义，因而复彰者固亦多矣，而以虚字为尤著。盖王氏读古书于通训诂之外，兼重词气，故于虚字期为用心其《经传释词》一书，释一虚字，多从玩味语气，比附句式而来，凡某字旧有明训而解者，施用不当，或旧无明训而解者，一依实义为说，致文气诘屈难通者，皆能一一纠正其失。至于如何以旧有之明训正解者施用之不当，与旧无明训而能独据古书之互文、异文、对文及声音之通转文法比之较互训之原理种种法则，触类旁通，以作订补者，余尝反复考核，约得十餘条例，篇幅所限，未能详举，特选列一种示例：如“来”，“来，词之是也。《诗·谷风》曰：‘不念昔者，伊予来暨。’伊，惟也。来犹是也。